

 京师哲学文库
JINGSHI ZHEXUE WENKU

CHONGTU YU XUANZE
XIANDAI ZHEXUE

ZHUANXIANG WENTI YANJIU

冲突与选择： 现代哲学转向问题研究

杨寿堪·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师哲学文库
JINGSHI ZHIXUE WENKU

CHONGTU YU XUANZE
XIANDAI ZHIXUE

ZHUANXIANG WENTI YANJIU

冲突与选择： 现代哲学转向问题研究

杨寿堪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冲突与选择：现代哲学转向问题研究 / 杨寿堪著. — 2版.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

(京师哲学文库)

ISBN 978-7-303-04129-9

I. 冲… II. 杨… III. 现代哲学—研究 IV. B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1707 号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 mm × 235 mm

印 张：24.25

字 数：326 千字

印 数：1~2 000 册

版 次：2008 年 5 月第 2 版

印 次：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00 元

责任编辑：祁传华

装帧设计：高 霞

责任校对：李 茵

责任印制：马鸿麟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京师哲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韩 震 张曙光 廖申白

委 员：李景林 王成兵 晏 辉 严春友

张百春 刘孝廷 朱红文 熊立文

程光泉 李祥俊

· 出版说明 ·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研的重镇之一，目前已形成从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到教师培训等系统的教学、科研体系，涵盖哲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一级学科，是培养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和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学院各专业均具有雄厚的教学和科研实力，有些专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953年的政治教育系。1979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以原政治教育系哲学教研室、哲学史教研室、逻辑教研室、中学思想政治课教育教研室为主体，整合相关部门，组建起了哲学系，这是新中国高等师范院校中的第一个哲学系。1988年，政教系并入哲学系。1994年，中学思想政治课研究中心及《思想政治课教学》杂志社并入哲学系。2003年，在原哲学系的基础上，整合相关学术资源，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涌现出一大批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学者，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和学术传统，在认识论、价值哲学、人的哲学、文化哲学、儒家哲学、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易学哲学、历史哲学、西方政治哲学、普通逻辑、中西伦理思想史、科学技术哲学、中西哲学比较等领域，

获得了丰硕成果。学院与国内外多家教学、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国际化、现代化。同时，学院还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资源和学术优势，做好哲学与社会科学宣传、普及工作，弘扬优秀的精神文化，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学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传承与创造的过程，着眼于回顾学术发展、凝练学术方向、提升学术品位、扩大学术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决定编辑出版《京师哲学文库》，陆续出版我院学者的学术论著，集中展示我院教师的学术风貌，推动我院以至全国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教学、科研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热心奖掖学术，传播优秀文化，《京师哲学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出版社领导尤其是社长杨耕教授的大力支持，谨致衷心谢忱。

《京师哲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卷首语·

我从事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多年，以往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古典哲学的问题上。古典哲学蕴藏着丰富的精神财富，凝结着深刻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实践经验使我深深体会到，学习古典哲学，对于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锻炼和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是别的学科无法取代的。但同时我也深切体会到，研究西方哲学，必须把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联系起来，放到整个哲学发展中进行考察，才能更好地认识与把握传统哲学，也才能更好地了解与掌握现代哲学以及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二十多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哲学作为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交流的重要方面。当代西方哲学流派、思潮在我国广为传播，他们的著作大量翻译出版，一方面为我们了解和吸收西方世界的哲学与文化的优秀成果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向我们哲学工作者提出一个任务：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分析和看待现代西方哲学？如何做到“洋为中用”？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加之学校教学工作的需要，这几种因素促使我近几年来注意和重视对现代西方哲学问题的研究。

当我仔细阅读现代哲学的一些代表性著作，深入思考哲学家们的理论观点时，我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就是现代哲学突破了传统哲

学的模式，学派、思潮繁多，理论、观点杂陈，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天地。那么，在这种复杂多变的“游戏”中，它的主要脉络是什么，现代哲学与古典哲学有哪些不同的特征，现代哲学发生如此大变化的原因何在，如何认识现代哲学的精华与糟粕等，这些问题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着。

哲学，智慧，来自人的沉思；哲学，真知灼见，不发自“独白”，需要的是“对话”；哲学，深奥知识的殿堂，决定求知者不能夜郎自大，而应好学，不耻下问。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为时多日，我逐渐形成了一种不成熟的看法：从19世纪中叶，特别是20世纪初开始，西方哲学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可以归结为五个“转向”：反形而上学的转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向，语言的转向，实践的转向，反主体主义（反人类中心论）的转向。这五个“转向”可视为现代哲学与传统古典哲学不同的基本特征。五个“转向”是现代西方诸多哲学流派思潮的一个“纲”。纲举目张，把住这个“纲”，就能理出一个头绪，看清哲学“游戏”中的门道，切中其思想理论的要义。

可以说形而上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支柱。形而上学研究灵魂不死、世界整体、上帝存在的问题，主张有一个永恒的实体和超验的本质。从柏拉图开始，它成为哲学根深蒂固的“模式”，贯穿于古典哲学整个发展过程，到了黑格尔那里铸造成最完备的形式，难怪有的哲学家把传统形而上学称为柏拉图主义或黑格尔理性哲学。海德格尔说：“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就表明他的哲学是颠倒过来的柏拉图主义。在卡尔·马克思那里已经完成这一颠倒。”现代哲学反对传统哲学，尽管他们的出发点、理论和方法有很大差异，有的甚至完全相反，但是矛头无一不对准形而上学这棵树“根”。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者个个赤膊上阵，似乎把形而上学驳得“体无完肤”。即使被称为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的尼采也不甘示弱，他视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为“颓废的象征”，应属“横扫”之列。他说：“几千年来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活着逃脱他们的手掌。”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家几乎都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作为“靶子”，进行批判。宣称形而上学的终结，主张“非哲学”，已成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主题。虽然有的哲学家提出异议，试图恢复传统形而上学的声誉，发出“我们

时代的形而上学”的呼吁，但就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形势来说，这毕竟是“小气候”。这里人们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如何评价现代哲学反形而上学的思潮？我们今天是否还需要形而上学？本书结束语中就此作了初步评述。

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可以看作一对相依为命的“孪生兄弟”。理性主义哲学主张理性思维至上、科学知识万能、逻辑方法绝对无误，这正是传统形而上学达到超验的实体和本质的理论依据和实现手段，所以，反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反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理性主义哲学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的人，把五彩缤纷的世界变成由概念编织起来的苍白、单调的世界，因此招来非理性主义的指责，这不无道理。叔本华第一次大胆说出人的欲望、痛苦构成人的本质，尼采独出心裁地宣称酒神（Dionysus）精神、人的本能冲动是人性最深刻的表露，弗洛伊德第一个打开“无意识”这个人最真实的内心世界。他们呼唤找回失去的人性、自我，把人从抽象的思辨的“理性王国”拉回到现实人间。这些“奇谈怪论”，似乎是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的。柏格森宣称生命是时间、绵延，即“生命之流”，直觉是通向实在之路，将世界与人的存在推给非理性的直觉去把握，他试图扭转传统观念，否认理性与科学具有认识实在、世界的绝对权威。但是，客观世界、人类社会历史是否有客观规律可循？人类社会如何维系？人类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和认识社会的前景？如此等等问题，等待非理性主义者的只能是悲观主义、消极主义的结局，这是否认理性与科学的必然结果。

语言的紊乱造成哲学的纷争，哲学唯一的出路是正确使用语言。哲学教导人们：能说的事情，就说；不能说的事情，就不说。语言的逻辑分析取代了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语言上升为中心问题，成为当代哲学的核心。”这种语言的“转向”，语言哲学，几乎覆盖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著作与思想。他们对语言领域的研究，范围的广泛，学派之繁多，内容之丰富，使人为之惊叹！由语言的转向而衍生出的分析哲学，与人本主义非理性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但有的哲学家却又两者兼而有之，从而使现代哲学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画面。语言哲学家论证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是社会交际的

工具。这是人之常谈，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是当我们听到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这句名言，当我们读到伽达默尔说的“哪里有语言，哪里就有世界”，当我们了解到一位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人是语言的一种功能时，他们对语言的作用与重要性强调到如此程度，我们就会感到新鲜和惊讶，甚至难以理解了。不过，其中合理的成分和有价值的思想，我们还是不难领会到的；至于他们各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以及烦琐的论证，似乎真有“新经院哲学”的味道，人们很难从中获得多少有益的东西。

从一定意义上说，形而上学也是主体至上的哲学。主体主义就是人类中心论。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史是否也可称为实现人类中心论的历史？如果说古代哲学由于主要是研究本体论，人类中心论表现得还不很突出的话，那么，到了近代，从笛卡儿开始，以主体主义表现出来的人类中心论便成为近代哲学的核心。人类中心论使人类赢得了对自然斗争的巨大胜利，创造了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推动了人类社会前进。但是人类中心论也暗含着人与自然之间一种“可怕”的矛盾与对立，时至今日，这种矛盾日益突出，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接踵而来。现代西方哲学家敏锐地觉察到这种矛盾的尖锐性以及“报复”的严重性，从而展开对人类中心论的批判，由此引发现代哲学中科学观、价值观和伦理观等的重大转变。他们把从自然界的“太上皇”地位上拉下马，还原到自然界，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与动物为平等关系。当人类相信自己是上帝创造出来的特种生物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都是从低级生物进化而来的。这是对人类“尊严”的一次挑战。当人类宣称伦理道德是自己的专利品时，生态伦理学却无情地指出：自然界的一切动物都有存在的合法权利，动物和人一样都要受法律的保护，应该把道德行为扩大到人与自然的系统上。这是对人类“尊严”的再一次挑战。这在价值观、伦理观上是多么大的变化！但是当我们认真思考现代哲学批判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观点时，也不难发现其中的悖论，他们赖以批判人类中心论的价值观，同样是以人的利益和生存作为出发点，作为参照系的，实则还是以人作为中心来考虑问题的。

当我们大致了解到现代西方哲学“转向”的概况后，自然会提

出这样的问题：现代哲学何以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转向”的缘由何在？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当然答案是复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们应该从时代谈起。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不能超出它那个时代，正像个人不能跳出他所处的时代一样。所以，现代哲学的“转向”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时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

从17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9世纪初，西方各国资产阶级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取得了统治地位以后，西方世界社会的主要矛盾就由原来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让位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方面以获得最大利润作为进行生产的唯一目的，导致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以致生产相对过剩，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致使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另一方面，资本家采取各种手段在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越来越陷入贫困化，这必然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尖锐化。马克思说：“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①这种矛盾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转变而进一步加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当今西方世界，各国政府、统治集团虽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许多调整和改善，促进了生产与科技向前发展，但是它终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主要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世界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形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分裂、科技进步与人性失落的分裂、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分裂。资产阶级上台后，由于重视和使用先进科学技术，使生产力飞速发展，在它统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在赤裸裸的金钱拜物教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消失了，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性王国”化成泡影。“社会病”日益严重，诸如吸毒、犯罪、赌博、自杀、酗酒等到处蔓延，成为当今西方世界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一个十分头痛的问题。深刻的精神危机、道德危机，与物质文明形成强烈的反差。科技的发展，现代化大生产，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劳动者减轻和摆脱了笨重的体力劳动，但劳动者却又成了机器的附庸，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产品变成“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使人失去了人的特征。社会异化、人性异化，是资本主义不合理制度的必然结果。

由于哲学家们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其反映时代精神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也就各异，甚至相反。马克思从实践出发，观察现实社会，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入手，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科学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致命伤”，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是无法解决的，要医治这种“顽症”，必须从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着眼，用革命的手段，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之以比它高一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所以马克思的实践的转向、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创立，正确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它以改造旧世界，变革社会，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为己任。

西方许多人本主义哲学家也敏锐地觉察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目睹“理性王国”美梦的破灭，并加以抨击，他们不时发出“西方没落”的哀叹。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中去找原因，而是从人自身，从人的内心世界，人性，人的意志、欲望和情感等方面，去寻求医治西方“病态”社会的灵丹妙药；他们呼唤人性复归，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幻想一种理想人性社会的出现。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思潮，就是这种对西方资本主义现实的回应，对当今时代发出的呼唤。

生态危机成为今天全球性问题之一，是人类共同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道理很简单，生态危机困扰着人类，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政治家们为协调各国的力量，制订方案，统一行动，为管好人类家园——地球而进行不懈的斗争；自然科学家从生物圈与技术圈的角度，对解决生态危机提出种种理论；经济学家对“地球村”人口的极限一再发出警告：“只有一个地球！”哲学家们则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哲学反思，从价值观、伦理观出发，对长期占据哲学

讲坛的唯人至上的主体主义——人类中心论进行尖锐的批判，这是哲学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具体体现。

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哲学形态随之更替。但这种哲学形态的更替与18世纪有明显的不同。17、18世纪是自然科学向哲学“靠拢”，即自然科学哲学化，当时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等）都想方设法把自己研究的自然科学的理论，提到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争当一名哲学家。例如当时的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将物理、化学的实验方法与数学的演绎方法移植到哲学认识论的结果。19世纪中叶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出现了哲学向自然科学“靠拢”的趋势，即哲学自然科学化，人们千方百计地试图把哲学与某门具体科学结合起来，以实证科学代替哲学成为一种时髦的思潮，反传统形而上学的“急先锋”——逻辑实证主义由此蜚声一时。

早在哲学的童年时代，古希腊哲学家把“逻各斯”当作哲学研究的问题时起，语言就同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从语源学的角度来说，希腊文“逻各斯”就是指语言、理性等意思，所以古希腊著名哲人提出的哲学命题、原理，都与语言密切相连。但是语言作为一种哲学流派、思潮，扬名于哲学讲坛，只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后的事情，这不能不说与各种新兴自然科学的出现有密切关系。人们都说，今天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电脑时代，姑且不论这种提法是否完全科学，但是信息、电脑对于现代社会显得日益重要，则是确实无疑的。现代社会无论是工业、农业、交通、科研，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都与信息、电脑息息相关，真可谓离开信息、电脑寸步难行。大家都知道，传递信息、电脑化，一方面需要物质手段，即现代化机器，作为它的“外壳”；另一方面又需要语言符号作为它的“内容”，才可能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如果我们把这种物质手段（机器）比作人的躯体的话，那么语言符号则是人的思想、灵魂。因此，探索语言的种种“奥秘”，研究与开发人工智能，以及如何使语言精确化、程序化等，便成为今天自然科学、哲学的一个共同的重要课题。为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语言哲学和与语言相关的科学的兴起也势在必然。

现代哲学的“转向”，还有其自身发展的深刻原因。西方传统哲

学（从古代到近代），虽然有不同学说与派别，但从本体论上说，它们都属于形而上学，它的中心问题是研究和追求一种超验的本质、实体。从认识论上说，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大体上都可以归结为经验论与唯理论。现代哲学发展要突破这种传统哲学模式，朝着多元化发展，原因何在？因为传统哲学存在种种“弊端”，束缚和限制了哲学的发展。

传统哲学一般都以普遍性、同一性为其最终目标，从苏格拉底开始就是如此。苏格拉底的“对话”，孜孜以求的真理就是普遍概念、一般定义。柏拉图提出的作为绝对存在的“理念”，是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是研究“有中之有”，即一般的存在。到了近代，在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中，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康德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即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问题，成为他的先验哲学的“拱门石”。黑格尔认为，处在非此即彼的矛盾中的事物、概念，都是片面的，只有两者的同一才是真理，“绝对观念”是一切矛盾的调和、最高的同一、最大的普遍，因而是绝对真理。他的哲学体系就是描述思维与存在如何从对立到达同一的过程。近代经验论者虽然注重个体性，但他们所说的经验仍然是在多样性中概括的普遍性。总之，在传统哲学看来，普遍性、同一性高于特殊性、多样性；由于崇尚普遍性、同一性，总是想方设法克服差异性，超越特殊性。以普遍性、整体性压制特殊性、多样性，成为哲学前进的一种精神包袱，成为现代哲学家的众矢之的。一位后现代主义者批评传统哲学追求普遍性、同一性，就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无论各个患者的病情如何特殊，医生总是把各种差异的病情都纳入到同一的模式之中，变为强迫个性的工具。拉康以“主人话语”（master discourse）来揭露这种哲学的压迫性、专制性。这种批评，似乎有点耸人听闻，但仔细推敲，却是一针见血，异常深刻。早在19世纪50年代，存在主义先驱、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针对黑格尔重普遍轻特殊的观点，就提出了“特殊性高于普遍性”的论断，他认为，作为主体的人，是特殊的、具体的人；只有特殊的、具体的人，才能拥有自我，才能谈得上独立自主性，才能体现人的价值。既然人是生存着的特殊的个体的人，他总是处于不断变化和矛盾之中，永远是不可能全面的、完美无缺

的，总是有缺陷和片面的，总是处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之中。克尔凯郭尔这些论述不无道理，是对传统理性哲学的一种有力批判。

封闭性也是传统形而上学为哲学发展设置的一个障碍。由于哲学家们用固定的哲学模式，用永恒的哲学原理，以及实体、本质、存在等概念范畴，把哲学研究的对象人为地纳入其中，形成包罗万象的、永恒不变的、死板的形而上学封闭体系。大家都说，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体系说成是绝对真理，是哲学发展的顶峰，是一种封闭的、保守的哲学体系。其实，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笛卡儿、洛克、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费希特、谢林等，有哪一个哲学家的学说不是如此呢！可见，封闭性成为传统形而上学的“通病”。事物是多样的，世界永远是开放的体系，作为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也是多样的、开放性的。任何一种学说、一种思维方式，都是有限的，只能认识世界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某一层次，而不可能是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所以哲学对世界事物的解释，不能是一元的、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多元的、多维度的，哲学应该是一种变化的、开放的系统。针对传统哲学的封闭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把多元论观念看成是“当代哲学的最大成就”。一位后现代主义者这样指出：笛卡儿主体哲学的错误，就在于将自我的成千上万的复杂性简单化了，将多元的个体抽象为一个统一体，这样抽象的“主体”只能是虚构的、封闭的。尼采也认为：统一性（一元性）是惰性的需要，多义性是力的信号。

逻各斯中心论是传统哲学的又一个重要特征。说西方哲学史是逻各斯中心论的历史，并非不可，哲学家们追求现象背后的逻各斯，诸如第一因、本质、实体、理性、规律、真理、实在等。逻各斯中心论包含着一种强烈的愿望和要求：唯我独是，唯我独尊。这是哲学上的独断论、极权主义，它像一根绳索紧紧捆住哲学前进的手脚。其实，康德当年已经觉察到这一点，他指出，独断论使形而上学威风扫地，原地踏步不前。逻各斯中心论不符合客观事物多样化发展道路，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哲学与文化的规律。因此，反对逻各斯中心论成为当代哲学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不足为奇了。在德里达看来，逻各斯中心论是一种典型的“在场的形而上学”。他对逻各斯中心论的解构，实质上是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

解构。

对以上的论述，不要误解为作者全盘否定传统哲学。因为全面评价传统哲学不是此文的任务，这里旨在说明现代哲学要摆脱传统哲学固定的一种模式，从一元化到多元化发展，有其客观发展的必然性，现代哲学的“转向”，正是哲学向多元化发展趋势的一种应证。

最后我们还要对现代哲学的“转向”作一个概括性的评述。实践的转向，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诞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变革，它为亿万劳动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武器。实践的唯物主义，无论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还是对主观世界的认识，其深刻性与真理性，都是传统哲学无法达到的，也是现代西方的其他哲学流派无法比拟的，它代表了现代哲学的最高成就。这些话在马克思主义流行时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完全是多余的，但在今天的国内国际的环境下，似乎还是很有必要的，故本书第四编——实践的转向，对此作了专门论述，目的正在于此。

我们认为，无论是反形而上学的转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向，还是语言的转向、反主体主义的转向，对于开拓认识、思维、心理、教育、语言、美学、伦理等领域的研究，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料，提供了不少值得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他们厌恶传统形而上学那种远离实际的抽象思辨性，使哲学的目光投向现实社会，转向人生问题；他们摒弃传统哲学的主客分立的二元性、先验性和实体性，强调主客融合，天、地、人、神四元一体；他们不满传统理性哲学侈谈抽象人性、人的本质，重视与强调人的意志、情感、欲望和性本能冲动的作用与意义；他们反对传统哲学空洞的概念式的说教，宣称哲学的终结，提倡诗化的哲学；他们批评传统哲学抬高普遍性、整体性，提倡特殊性、多样性；他们否定传统哲学单一的封闭的思维方式，主张全方位开放的思维方式，如此等等。由此我们不是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其中合理的成分和有价值的思想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经过我们消化，补充我们的养分？那种不作具体分析，把现代西方哲学统统斥为“毒草”，拒于国门之外的做法，不仅是非科学态度，也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当然，现代西方哲学既有精华又有糟粕，良莠混杂。除马克思

主义实践哲学之外，现代哲学存在着全盘否定传统哲学的倾向，他们在批判传统哲学的同时，往往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反对理性主义，走向非理性主义；反对绝对主义，走向相对主义；反对哲学“专制主义”，走向“无政府主义”；宣扬特殊性、多样性，否认普遍性、同一性；宣扬个体性，否认整体性；等等。

哲学在否定中前进，哲学在实践中前进。没有否定，没有不断的否定，哲学就没有创造，没有发展；但否定是一种扬弃，即抛弃消极的东西，保留积极的东西，否则，从“无”开始，永远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无法迈开前进的步伐。哲学的根基在实践，哲学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否则，哲学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而枯萎了；但实践要与哲学家的理论思维结合起来，经过哲学家艰苦的主观创造活动，哲学才能随着时代与实践的发展而前进。